

第二十三屆五虎崗文學獎散文組佳作王宗彥（電機所）

瀛苑副刊

畫家用畫筆描繪人們的生活，影藝人員用八卦新聞堆積他們的知名度，室內設計師用幾坪的空間表達他們內在理念，小說家用一枝筆刻劃出人性，理髮師在人的門面上創造奇蹟，建築工人用日復一日的粗重工作架設一家人的生活，音樂家敲響音符撥弄人心，花店人員以一朵朵的芳香及各式色調，纏過一束又一束的人生慶典時刻……

我，一個學生，腦中飄浮著那些鮮明的影像，那——我呢？

坐在書桌前的我，手肘壓在書線中央，攤開十指，一手托著還沒有染上歲月刻痕的臉頰，一手蓋住書底下行行分明的字字句句，人生已經在體內偷偷抽芽，而我卻遍尋不著它的蹤跡——

未來在濃稠晦暗的道路上鋪展開來，感覺很遠卻又只是在腳下的那一方寸之中，六月鳳凰花開驪歌聲起，康莊大道的模樣始終沒看過，國小、國中、高中、大學一路念上來，面對這樣的時刻已經不是第一次，而我卻每一次都在期待歌詞中所謂的「康莊大道」。

我在土地上成長、茁壯、接受教育，一路蜿蜒走向海口，海的模樣很藍很迷人，就像求學時代常望著的藍天一樣，一樣的藍一樣的遙遠一樣的隱隱約約，只是一個探向內心，另一個卻要投望未來。

站在出海口，漸漸要斷了陸地上的糧，大地之母的豐沛不包括負責餵養20多歲的靈魂，明明是一路緩緩走到這裡，卻在這裡待了幾天，甚至幾個月後，才開始有點感覺到：啊！原來我已經在這裡了。

驚嘆之餘不免懷疑，我真是走來的嗎？不，我是被莫知名的力量，一眨眼就被拋至此處，一個空的大背包從天降臨，以為是流彈慌張抱頭鼠竄，在沙地上留下徘徊腳印紛亂沒有方向，「啪！」的一聲，重重落在腳邊，不知從哪生出膽子讓我定眼一看

，才知這根本不是什麼小說中的流彈，在現實生活裡，就只是個空的大背包而已。

忍受貧乏，後方已無退路，有些人開始背起背包，到處撿拾沙地上的腐木造船，我不是「航海王」裡的魯夫，卻也要跟著造船出海，依著別人造船的模樣畫葫蘆，有人造的很美，有的人做的很有個人風格，我的船有些笨拙不牢固，我學過釣魚，也學過一些釣竿、釣線的相關知識，但偷偷告訴你，我其實根本不知道怎麼造船。

船造好了，推向大海，我跳上去，努力滑動手中一條長木，岸上的人，一個接著一個漸漸也都上了海，在這個時候，有幾架直昇機出現，轟！轟！轟！轟！出現在沙灘上，有幾個人臉上掛著笑意坐上去，轟！轟！轟！轟！就像出現時那樣消失在天空中。

我不知道這趟出海的目的地是哪裡？是對面另外一片新土地？然後就此定居，還是終其一生就這樣不停上岸又出航？高速又方便直昇機的落腳處又是哪裡？也是另外一片新土地？然後定下來，還是終其一生就這樣不停降落又升空？還是它不過也就是以另一種形式在藍色之中不停徘徊游蕩？

不是卡夫卡「城堡」中的土地丈量員，「城堡」的秘密不是我的興趣，雖看不見前方景象，但靈魂某個角落總暗暗發出訊號，也許還不知道我要什麼，但已經有能力判斷什麼是我所不要的；當日本大前研一暢談「M型社會」時，我驚訝著現下時勢的遽變，就像海底的火山一樣，總是明顯大幅度地在人的眼皮子底下，不斷醞釀不斷儲存不斷偷偷地改變著這個世界。（這個世界太大，而我太小，可不可以不要理會他們那些人這些人，我只想要專注地對待自己。）

預言家太少，說的話太模糊，如果讀不懂那些暗示，為什麼不試著反求諸己？

在海上浮浮沉沉，有時候我會登上別人的船，也時候也會邀請別人，但時間總是不長，他們說，還是習慣自己的船；有的人怕寂寞，又不願意和對方分享自己的船，於是他們想到一個方法，用鐵鍊將兩艘船網綁在一起，但天底下沒有速度完全一樣的兩條船，所以它們總是在不知不覺之中漸漸分離；有的人將船越換越大，有的人離開自己的船坐上那艘大船，直到上船，才發現原來那裡已擠滿了許多人，但是在海面上丟了自己的船，要再次擁有船的機率幾乎等於零，於是，他們在層層疊疊的嘆氣聲中度過一個個日子。

有人駕著他們小船，隨著歲月的流動變得滿佈瘡痕，他們總是用雙手划動船槳，儘管有人不斷在他們耳邊勸說這時代引擎的功效便利；有人駕著不是他們的大船，那上頭有引擎，很方便也很快速，但船始終不是他們的；有些划著小船的人在冷風冷雨之中，忍受飢寒平實度過，有些開著大船的人在風平浪靜的海面上提心吊膽。

海面上有種奇景，不管有無暴風雨，總有幾束溫暖光線透過黑壓雲層投射下來，四周的人都說那是「奇蹟」，而奇蹟又是什麼？四周的人為此爭吵了幾百年後有了一些模糊的定義。曾經問過這些光束如何形成，有人說，他們形成的原因都一樣，也有人說不盡相同，那個光圈呀（一個老伯開口）——那是一個駕著小船的人消失的地方，你只要經過那個光圈，就可以看見那個人和他的船的故事。然後？我問。老伯望向那些「奇蹟」，沒有看著我而對我說：「然後，人的心中就

能感覺到溫暖。」

老伯的話很淺易，我卻聽的很模糊。看著身旁的人急著換大船，換上最新引擎，他們臉上逐漸木然的表情，在我臉上跳動，這一次同樣也是藍色與白色的光點。

啪！

投影機內的影片捲到最終，雪白的螢幕像雪地，上頭打著「紀錄片撥映完畢」的字樣。

我還只是一個學生，腦中飄浮著影片片段影像，用想像力在腦中畫了一幅素描，那是關於我生命的藍圖。

2010/09/27